

李士会《广记》，世远而湮。国朝编修程正之纂传稿而未竟志，实吾邑缺典，殆有俟于君子！”文应以民事方繁，力未逮辞。戊寅秋，乡士夫暨邑学师儒复以是为言。幸岁颇稔，拊循少暇，遂闻诸郡侯罗峰林公，聘致邑贤雪厓詹君良卿，独主纂修。既成，祈王公序于前矣。文应与校正，不敢无一言以殿末简。

夫志者，记也。所以广述载，公劝惩，以示久远，其有关世教也大矣哉！乐平经兵燹之余，文献十遗五六，不于此时搜采而订正之，则残缺讹谬如何以传信？矧考方志，纪人物亦有司所当谨者焉。适得博雅之儒，哀辑笔削，开卷一阅，数千百年之山川、人物、风土、世故，可喜、可愕、可师、可戒，具在目睫。士生是乡，游是邦，童而见闻，长而砺淬，下车仰止，宦成不衰。其感发激奋之几，不亦深切迅速矣乎！此乐平志之作所以不容已也。虽然，后之视今，犹今之视昔，诸君子今日为人事，求无愧乎古可也。否则，后之人亦将指而议之曰：“某也思，某也教，某也贤，某也不肖，某水、某邱以某人而修。”故曰：“君子之讥，著之简册而昭明，垂之百世而不泯。”其可畏也哉！故僭书以相勸，亦因以自警云。

正德十四年四月知县张文应

明万历二十五年(1597年)序

古者郡县为志，各志其事，以备参考，且以昭法戒也。

乐平旧无志，迨武庙时，有温陵张君文应莅兹邑，始摭邑人李士会所集《乐平广记》三十卷，杂以他闻，纂衍成帙。距今几且百年，中间时移事易，缺焉未载，渐远失真，不无致识者杞宋之叹，不佞士乡欲厘正之而未能也。

会今上允礼官之请，下诏修辑国朝正史，移文采字内郡县志载各地方人物，上自名卿硕辅，下及闾巷节孝，与夫岩穴隐逸之流，以至方技微鲜，靡不甄收用是。郡伯林公仰承德意，取郡志而新之，不佞领乐属得以从事兹役，实偿夙心。因设局，币延乡士大夫暨诸文学之瑰于行而娴于辞者，群集在庭而谄之曰：邑乘曷难哉！如稽天文以辨分野，列山川以章形胜，纪风俗以志污隆，推而食货以及土田、官政、赋役之类，载在旧志者，斑斑可镜，即历年久，不甚相迳庭也。独人物一节，在往昔，以道学则有程登庸、吴中行、朱克升；以经济则有王时亨、洪景伯、洪景岩、洪景庐、马翔仲；风节著者则有马仲涂、洪仲达、金克中、郑宜端、汪廷用、董子仁；忠孝名者则有洪光弼、程伯起、许栗夫、谢惟勤、程仕简、王伯庄。他如称名仕者，称文学者，又有马贵与、马子才、徐季平、程正之诸公，迭迭辈出，不能悉数。其道德文章，忠孝节义，或彪炳当年，或流芳青史，其品衡已定，无容置喙也者。独自正德以来，其间钟灵拔萃，崛起于时者，大江以西，往往右吾乐邑。顾兹举也，进退之难予不敢当，而难之之责则在当事诸公也。遗善则饮憾，虚美则贻诮。诸公远而得之简编之记载，近而得之父老之传闻，至详且悉，慎无以此两者贻訾将来，则光兹举矣。

惟时鹤庆太守程公道渊，巫山县令程公服衷，孝廉徐君震、王君承水、叶君之培、程君之祐、周君之文，武举方舟，弟子员程生尚友、王生启元、程生之屏、陶生文焕，逸民詹氏文宪、夏氏子羽，相率受事，矢心秉公，广搜罗，精考核，严去取，视旧志谬者正之，缺者补之，芜秽者芟除之，用以全其所未备，而易其所未安。大都事有关吾邑者，虽小必纪，否则略；文有系于邑事者，虽俚必录，否则削；人士行谊有裨于风教者，虽微必载，否则黜。大义凛凛，炳若日星，毫无违越。编摩自夏徂冬，迄数月而成稿示不佞，不佞重加翻阅，且见其词直而确，其事精